



林冲 演义

.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编《水浒》系列通俗小说

林冲演义

浙江文艺出版社

胡天如口述
顾希佳整理

特约编辑 王琯琬

封面设计 邵 蕊

林冲演义 胡天如口述 顾希佳整理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插页 1 字数220,000 印数00001:-152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306 定 价: 1.80 元

出版说明

《林冲演义》是根据苏州评话《林十回》，由艺人胡天如口述，顾希佳整理成文的通俗章回小说。

本书记叙了林冲从向鲁智深学习风魔棍起，到火并王伦止的悲惨遭遇；通过《怒斥高衙内》、《受骗白虎堂》、《遇险野猪林》、《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三立投名状》、《巧对风魔棍》等波澜迭起、动人心魄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林冲由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小武官，逐步成长为一个起义军头领的英雄形象。

本书语言活泼，俗中见雅，亦庄亦谐；描人叙事，细腻传神；既有传统评话的特色，又富文学性与可读性。

目 次

第 一 回	鲁智深东京投牒 二泼皮菜园挨打.....	1
第 二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 豹子头路遇禅师.....	22
第 三 回	比武艺林冲受挫 结金兰和尚传棍.....	44
第 四 回	林娘子岳庙进香 高衙内彩楼逞强.....	57
第 五 回	高太尉设计卖剑 林教头误闯节堂.....	74
第 六 回	滕铁头秉公理案 洪相爷设计救人.....	93
第 七 回	闹朝房林冲减刑 施奸计高俅丧心.....	114
第 八 回	恨难尽魂随旅途 风乍起泪洒长亭.....	131
第 九 回	野猪林暗伏杀机 豹子头绝处逢生.....	145
第 十 回	小旋风慧眼识英雄 洪教头妄自充好汉.....	165
第十一回	牢头驿柴进送狐裘 板桥店李保遇恩公.....	183

第十二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204
第十三回	气填膺林冲开杀戒 怒满腔恶贼难逃生·····	220
第十四回	屯兵马玉铠搜府 伪狩猎柴进送客·····	237
第十五回	梁山泊王伦妒贤 李家道书生遇险·····	255
第十六回	含冤人偏逢含冤人 风魔棍恰遇风魔棍·····	277
第十七回	献财帛林冲暂安身 避追捕晁盖上梁山·····	297
第十八回	仗义拔刀火并王伦 齐心协力替天行道·····	317

第一回 鲁智深东京投牒

二泼皮菜园挨打

打断左思右想，抛却黄鸟丹青，愿将故事与新闻，留作人间谈论。宝剑赠与义士，红粉送与佳人；高山流水试瑶琴，不是知音莫问。

话说北宋末年，奸佞当道，朝政废弛，百姓受苦，怨声载道。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就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故事，即是一例。这段故事，虽不能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但确也称得上是可歌可泣、动人心弦。列位休急，容在下缓缓道来。

且说这一天，在山西通往东京汴梁的大路上，走来了一个又长又大的彪形和尚。此人年约四十开外，身高八尺有余，紫面孔，光脑袋，两条浓眉，一双大目，颌下一部又浓又黑的络腮胡子，拉拉碴碴；身穿一件淡灰红边扯襟僧衣，下着一双白竹布僧袜，足蹬麻筋芒鞋；肩阔膀粗，熊腰虎背，手里提一条六十来斤重的铁禅杖，肩背行囊，风尘仆仆，行色匆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

如今他奉了师父之命，从山西五台山去那东京大相国寺投牒挂单。他一路走，一路想：

在家容易出家难，暮鼓晨钟把佛参；清规戒律
令人恼，云游四海方称怀。不念阿弥陀佛，专杀恶
霸强梁；莫笑俺酒肉和尚，却有菩萨心肠！

且说鲁智深一路之上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结识了九纹龙史进。只因史进要投奔少华山，二人终于分手。鲁智深栉风沐雨，长途跋涉，又走了八九天光景，终于来到东京。但见东京街市，确是与众不同。怎见得？你看——

三步一亭，五步一桥，房廊栉比，市井繁华；
酒楼茶肆，沸腾喧哗，肩摩踵接，人流如潮。

鲁智深是山里人出身，初次来到如此繁华的都城，只觉得耳目一新，眼花缭乱。他边走边看，却不知这大相国寺究竟在什么地方？正想找人问讯，一看，那边河岸边一棵梧桐树下，有个人躺在那里，就走了过去。

时值炎夏，中午时分天气特别闷热，树上知了叫个不停。那人因家中房子狭窄，无法睡午觉，就挟了条席子，在那河边一排梧桐树下，石栏干旁的一块长石条上躺了下来。那人刚刚眯上眼睛要睡，鲁智深走了过来，捱着身子，拍拍他的肩膀，轻轻喊了一声：“啊，施主！”

那人蒙眬之中被鲁智深这么一喊，吃了一惊，连忙坐起身，睁开眼睛，抬头一望：嗨哟！原来是个胖和尚。这和尚胖得厉害，蹲下来比我站着还要高大，不知有啥事体，只好回答一声：“喂，和尚，你有啥事体？”鲁智深道：“施主，洒家要问个讯。”那人心中好不烦恼：要问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问，为啥偏偏要来打扰睡觉之人？没奈何，只好敷

衍一下再说。因道：“喔，你要问点啥？”鲁智深道：“此去大相国寺，不知如何走法？”

其实，从这里到大相国寺，只要一直向东，走过十几家门面，靠右手一转弯就到了。现在只为鲁智深打搅了那人的清梦，那人心里有点不高兴，就有心寻寻和尚的开心，一本正经地说：“啊呀和尚呀，你到大相国寺走错路了。喏喏喏，你从这里一直往西，走过十几家门面，有座桥，过了桥再朝西一问就知道了。大相国寺里还有个小宝塔，老远就看得见的，好找得很呢。”

鲁智深见他说得这样仔细，自然深信不疑，就双手合十，作个揖：“如此，多谢施主了。”转过身去，重新朝刚才来的路上“腾腾腾”走去。

再说那人心想：我明明是骗骗他的，他倒信以为真了，等到他七撞八撞，走错了路，回转来岂不是还要找我麻烦？还是识相一点，等鲁智深前脚一走，他后脚也就爬了起来，拿席子一卷，往胳肢窝下一挟，拖着鞋子，踢踢踏踏，走回家去，砰！关上房门，又去睡觉了。

这边鲁智深转弯抹角，果然走了不少冤枉路。待等他走过小石桥，四面一望，哪里有什么小宝塔？这一带都是店铺。大相国寺没有看见，却看见那边弄堂口有一面旗子飘扬。走近一看，见一家屋檐下用一根细竹竿挑出一面白旗，上面写着斗大一个“酒”字。这酒家的店堂里放有六七张八仙桌，一只小柜台上摆满了下酒的菜肴；里边墙上挂满了串筒、酒壶，墙下堆着一排酒甕酒坛；那柜台上还立着一块黑漆长条匾额，上写四个金字：“杜康酿酒”，十分醒目。鲁智深生来就喜欢喝酒，一见酒店，早就走不动了。心想：做

和尚饮酒，是大大的犯忌。一进大相国寺，难免受到拘束，倒不如让我先在这里喝个畅快，然后再到大相国寺也还不迟。想到这里，就快步走了进去。

这时，店小二正好站在门口。只见他头上戴一顶鸭尾巾，身上穿一件青竹布扯襟短衫，下面系一条白竹布围裙，肩上搭一块高丽布手巾，笑嘻嘻地看着鲁智深。鲁智深满脸春风，喊一声：“小二哥！”小二连忙答应：“喏，大和尚。”鲁智深说：“洒家要喝酒。”小二一听，吓了一跳，连忙双手乱摇道：“喔哟，和尚啊，说起来我们这酒店虽小，却也有个规矩：凡是和尚，我们是概不接待的。”鲁智深一听，眉毛一挑，有些不高兴了，道：“这是什么缘故？”

店小二见和尚要发火，连忙陪着笑脸说道：“喏喏喏，这里有个讲究。要知道离此不远有个大相国寺，大相国寺的方丈十分了得，再三派小和尚到小的店中吩咐，凡是和尚来吃酒，千万不能卖给他们。喔，你说和尚在此吃酒，他方丈怎会知道？这是因为小的店里老酒实在厉害，吃的日子一长，鼻头慢慢地就红了起来。先是粉红，后来就变深红；再由深红变玫瑰红，到最后鼻子就象杨梅一样，变成了个酒糟鼻头。堂堂大相国寺里有了好几个酒糟鼻头，老和尚自然要大发雷霆，他多次来小店关照过，你说我们小店如何还敢再卖给你？”

鲁智深一听，心想：这个方丈果然厉害！我这个人还没有进寺院，他倒先把我的酒路断绝了。怎么办？要吃酒，只好先说几句谎了，于是开口对小二道：“唉，小二哥，俺不是大相国寺的。俺是过路和尚。”“喔，你不是大相国寺的和尚？”“着哇！”小二听听鲁智深的口音，象是山西人；

再看看相貌，也不熟悉。心想大相国寺里几个喜欢吃酒的和尚，我都认识的，他们大多是河南人。既然这个和尚是过路的，就通融一下吧。再说我们小店近来生意清淡，老板再三关照，要和气生财，就做做这笔生意吧。想到这里，满脸堆笑，说道：“和尚，既然你不是大相国寺的，那就里面请吧。”

鲁智深随着小二走进店堂。里面有一间雅室，靠着河滩。河滩边上一排杨柳，清风吹来，杨柳轻拂，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鲁智深刚坐定，小二先送上了酒，然后把菜肴端了上来。一看：一盘大蒜头，一盘盐水花生米，一盘油氽黄豆，还有一盘竟是浸胖了的豆瓣，上面稍微放了点辣子。这几样菜肴实在有些寒酸，鲁智深早已皱起了眉头，不快地说道：“小二哥，店中可有好的骡子肉？”小二答道：“喔，骡子肉没有，马肉倒是有一些的。”鲁智深说：“也好，拿三斤上来吧。”小二一楞，睁大了眼睛道：“和尚，你是念经之人，怎么吃起马肉骡肉来了？”鲁智深不觉哈哈大笑起来，对小二说：“不妨事的。酒肉穿肠过，菩萨心中坐；只要为人善，吃荤不罪过。吃鱼吃肉有啥道理？小二哥不必多言，快快去拿来就是！”

小二想：何必跟你纠缠。反正和尚吃酒已经开了戒，就索性卖肉与你，让你吃个畅快吧，我这里只要银子到手，管它什么三规五戒！就乐颠颠来到里边，切了三斤骡子肉出来。不是说骡子肉没有，只有马肉吗？这里有个奥妙。原来市面上马肉价贵，骡子肉便宜，吃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小二为了赚钱，做惯了手脚，以骡为马，骗骗和尚。果然，一大盘骡子肉端上来，鲁智深只当是马肉，就着酒，吃得津津有味。

味，啧啧有声。等到吃得舒齐，打个饱嗝，鲁智深抹一抹油漉漉的嘴，付清了酒肉钱，包裹朝肩上一背，禅杖往手中一提，立起身来，笑咪咪地问道：“小二哥，请问此去大相国寺，怎样走的？”

小二一听，什么话？弄了半天，你还是要到大相国寺去的？啊呀呀，我还以为这个和尚糊涂，原来精明得很呢。连忙道：“和尚呀，你这不是在作弄我们小店了吗？”鲁智深道：“此话怎讲？”小二皱着眉头答道：“要知道大相国寺的方丈十分厉害，他唯恐我们将酒肉卖给和尚吃，早就跟县衙门通好了气。一旦查了出来，县衙门就要派人来贴小店封条的呀。”鲁智深笑道：“何必大惊小怪，我不说出去也就是了。小二哥，你尽管放心吧！”小二说：“既然如此，我就给你指路。喏喏喏，你从此地一直向东，走过一座小石桥，靠右手转弯，就是大相国寺了。”鲁智深一听：什么话？我刚才不是已经走到了那个地方的么？唉，看起来我是上了那个人的当啦！好了好了，总算吃了一顿好酒，没有白跑，就不必多讲了。说一声：“如此，多谢小二哥！”就跨出了店门。

鲁智深出了小酒店，重又朝着刚才来的路上走去。走到河滩边，朝梧桐树底下的石条上一看，出色！那个朋友早就走掉了。鲁智深不觉微微一笑，甩甩手，自认晦气，继续朝前走。过了十几个门面，上桥，转弯，果然！大相国寺到了。隔河有一堵照墙，上面“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遥遥在望。再走过去，到了山门跟前，抬头一看，只见门上清清楚楚写着：“敕建大相国寺”。

鲁智深想：早就听说大相国寺是东京最最大的一座寺

院，现在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十分气派。又听说大相国寺的方丈是自己的师叔。师叔为人十分威严，随便什么和尚，走到他的手下，都要被他治得服服贴贴。倘若先见了师叔，我的行动就要受到拘束；倒不如让我先到里面兜上一圈，看看景致，也好心中有个数。想到这里，他就悠哉游哉地闲逛起来。一路看去，只见那大相国寺果然名不虚传，正是：

巍巍古刹好丛林，一列围墙十里景。

狮子成对蟠左右，黄旗高扯接青云。

“功德无量”四个字，水磨方砖雕刻成。

赫赫有名相国寺，红漆山门耀眼睛。

朝外一尊弥勒佛，皆大欢喜笑盈盈。

韦驮菩萨背后立，手执降魔杵一根。

四大金刚分两边，手中各自执兵刃。

冲天宝鼎三只脚，石板平铺大天井。

悬空庭柱朱红漆，“大雄宝殿”字镏金。

落地长窗十二扇，巧匠雕出古戏文。

三世如来踞宝座，头顶高挂琉璃灯。

迎面长幡与宝盖，两旁罗汉十八尊。

转过前殿抬头看，背后望海观世音：

空中五彩祥云聚，脚下波浪一层层；

左侧善才双合掌，右边龙女捧净瓶；

神鸟衔珠展双翅，鳌鱼回头望观音。

今日来到相国寺，恰似身入南天门。

鲁智深在寺中兜了一圈，心旷神怡，悠然自得，重新回到外边，进法堂坐定。

不一会，一个瘦生生的知客僧出来，一看，这个胖和尚

从来没见过。相问之下，才知道是从五台山持书到此挂单投牒的，也就不敢怠慢，连忙走到里面，见过方丈智清长老，将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智清长老听说师兄有书信到来，要介绍一个和尚到此挂单投牒，不觉皱起了眉头，对知客僧说：“你看我这师兄好没道理！老实说，他介绍来的和尚不会有好货色。一准是吃喝嫖赌，屡教不改的脚色，弄得他头昏脑胀，没有办法了，才送到我这里来的。须知我这个大相国寺并不是垃圾桶，他把自家不要的东西都往我这里塞，成何体统？不过，要是不收，别人说起来连师兄的情面都不顾，却也不大好听。罢了罢了，既然如此，就让他进来吧。与我传话：大雄宝殿传见！”知客僧应声“是”，即出外去领鲁智深进来，暂且不提。

却说智清长老一声吩咐，大小和尚怎敢怠慢，纷纷前往大雄宝殿集中。一个个都手拿法器：“晶晶各，晶晶各”，敲个不停。不一会，三、四十个和尚早已整整齐齐侍立两旁，屏声息气，听候吩咐。智清长老头戴毗罗帽，身披描金袈裟，手里拿一只香斗，眉毛胡须雪雪白，年纪七十开外，目不斜视，威严非凡，稳稳当当来到大雄宝殿。在那三世如来佛佛座的前面，放着个莲花座，小和尚上前搀扶一把，智清长老上了莲花座。他盘腿坐定，眼睛半开半闭，轻轻说一声：“将这智深带进殿来。”

一个小和尚答应一声：“是。”就跨出门槛，去领鲁智深。这时候，两旁边三、四十个和尚，更加起劲地敲木鱼，击引磬，念经颂佛，“晶晶各，晶晶各”，响个不停。他们一双双眼睛偷偷朝外面望去，想要见识见识这个新来的和尚。原本，大殿的长窗开得笔直，太阳光照进来一直照到第七块

方砖上面；现在，忽然眼前一黑，地上的太阳光没有了。莫非乌云将太阳遮没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朝外看去。这一看，非同小可，原来却是门口进来了一个和尚。喔唷，乖乖！这个和尚实在生得又高又大，又胖又壮，众僧人从出世到现在还是第一遭看见。这一吓，大家手里的木鱼、引磬也就都不响了，大殿里顿时鸦雀无声。

鲁智深走到大雄宝殿里面，将禅杖往柱脚上一靠，卸下包裹，往边上一放，整整衣袖，走到长老面前，“卜”，跪了下来，说道：“师叔在上，智深叩见师叔。”说罢，光脑袋在方砖地上“冬、冬、冬”叩了三个响头。旁边的小和尚朝方砖上一看，嚯，方砖陷下去三寸半！再望望他的额头，红也不红，不要说有什么肿块了。心想：这个和尚还着实有点名堂！

智清长老说声：“免礼，请起！”鲁智深站起身，旁边站定。智清长老又道：“嗯，书信何在？”鲁智深连忙将包裹打开，拿出度牒，再加师父的一封书信，一并呈上。智清长老将书信打开，一看，上面写得明明白白：

智清师弟如晤：今有小徒智深，不守清规，酗酒肇事，醉打山门，损毁佛像，不堪教育。所以命他前往东京，投在师弟座前；万望恩开一面，慈悲收录，做个职事人员。望师弟勿却，因此僧久后必成正果。

下面是智真署名，年月日，一字不差。智清读罢书信，将书信往衣袖中一塞，心想：果然不出所料，来人是个酗酒肇事的脚色。今天既到了这里，可要拿点规矩出来给他看看。于是脸孔一板，开口说道：“下边智深听着！”“是！”“此

地大相国寺，比不得五台山，岂容尔酗酒肇事！”“是！”

“尔可知酒能乱性，乃佛门三归五戒之一。更何况此地乃皇帝脚下，关系重大，若尔酒后肇事，冲撞寺规，休怪我执法无情。”“是！”

智清长老见鲁智深一连三声“是”，只顾忍气吞声，倒也不好意思再训斥下去了。只得说一声：“且去僧堂中休息片刻，吃过斋饭，再来见我。”鲁智深答应一声，提着禅杖、包裹，跟小和尚出去了。

这边智清长老就和执事僧商量，给鲁智深做点啥差使。执事僧道：“本寺酸枣门外退居廨宇后面有个菜园子，那里附近有一批无赖，不仅经常要去偷菜，还惹事生非。原先的园头软弱无能，无法照管。现在这个鲁智深，身大力不亏，就凭这副模样，别人就得怕他三分。我看让他去管菜园子，倒是非常合适。”智清长老一听，这个主意不错。等鲁智深吃过斋饭进来，就对他说：“智深，既然我师兄智真大师将你荐到此地挂单，我岂能亏待了你。敝寺有个大菜园子，在酸枣门外东岳庙隔壁，你就到那里去管管菜园吧。”鲁智深一听，心中老大不舒服，说道：“师父吩咐我到东京来，总想讨个都寺、监寺做做，怎么倒去管菜园了？杀了我的头也不去！”旁边执事僧一听：这个和尚不好对付。俗话说，软柴能捆硬柴，还是说几句好话吧。就走上前去，拍拍鲁智深的肩膀，笑咪咪地对他道：“师兄，你初来乍到，怎么就可做都寺、监寺？要知道寺院之中，职司繁多，都是有个名目的。管塔的叫塔头，管饭的叫饭头，管茶的叫茶头，管茅厕的叫净头，管菜园的，就叫做园头，大小也是个职务。师兄你一到就做‘头’，还不是师父抬举你吗？只要你管了一年

菜园，管得好，就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管得好，再升你做饭头；若做得一年好饭头，这才能升任监寺，岂不光彩！”鲁智深听他说得头头是道，这才答应下来。

第二天，执事僧领了鲁智深，直往菜园而去。来到菜园，推门进去，地方倒也十分宽敞：四周围墙，边上一排埋了十几个粪缸，都是一色的七石大缸；里边有三间园堂，当中一间客室，左右是卧房。有四个小和尚，都只有十三、四岁年纪，早已替鲁智深安排好了睡处，颇为舒齐。执事僧又吩咐了几句注意事项，就回大相国寺去了。

等执事僧一走，鲁智深就坐不住了。心想：这么大一个菜园子，空空荡荡，外面又没有一个人，整天跟四个小和尚打交道，岂不要闷煞！不如让我到外面去走走，也许能交到几个朋友。因而就吩咐小和尚道：“小和尚，听说东京是皇城帝都，十分繁华，我想出去逛逛，一会儿就回来。”小和尚唯唯诺诺，只管点头。起初几天，鲁智深转一圈就回来；到后来，总是早上出门，傍晚才回。几个小和尚想：这个园头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以前的园头，一天到晚呆在园里，夏天到树底下乘乘风凉，冬天到太阳底下晒晒太阳，从来不到外面去的。你看现在这个园头，白脚花狸猫，吃饱就要跑。不过，他是园头，我们也管他不着，就让他去吧。

一天，鲁智深从外面回来，带了一大包牛肉、狗肉，兴致勃勃地要几个小和尚来尝尝。几个小和尚吓得双手乱摇，连声说：“阿弥陀佛，我们是不吃荤腥的。”鲁智深道：

“偶而尝尝，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东西可好吃呢！”小和尚道：“这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鲁智深说：“吃吃就知道了。”小和尚说：“要是被师父知道了，可不得了。法堂